

# 中央首长 重要讲话

(内部文件 注意保存)



一九六八年三月



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

**毛主席万岁！**

# 最高指示

越接近全面胜利，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越是尖锐，越是激烈。

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

# 最新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 毛主席对“绝对权威” 和“大树特树”的批示 ( 摘录 )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一) 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只能存在于相对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相对真理中一样。

(二) 大树特树的说法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来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 伟大领袖毛主席 和他的亲密战友林付主席 接見军队干部

林付主席作了极其重要指示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晚九点到二十五日凌晨一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見了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駐京军事院校、北京军区部队所属各单位的团以上干部、各军区在京参加学习和开会的干部、在北京参加“三支”“两军”的干部等，共一万余人。

会上，林副主席宣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决定，撤销杨成武代总长职务、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由黄永胜同志担任总参谋长。撤销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由温玉成同志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对余立金实行逮捕。

林副主席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等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参加接见的还有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中央首长。

## 林副主席的指示

同志們，現在开会。

今天这个会，要向同志們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最近，我們党的生活中間，又出現了新的問題，发生了新的矛盾，在階級斗争中間，发生了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沒有象刘少奇、邓小平、陶鑄、彭、罗、陆、楊那样大，但是比起一般的問題、其他的問題要大一些。这就是說，是一个“不大”不很小的問題。最近，从空軍里面，发现楊成武同余立金勾結，要篡夺空軍的領導权，要打倒吳法宪；楊成武同傅崇碧勾結要打倒謝富治；楊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許世友，排挤韓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和他地位不相下上的人。中央，在



主席那里最近接連开会，开了四次会，是主席亲自主持的。會議决定：撤銷楊成武的代总长职务。（鼓掌，口号）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鼓掌，口号）撤銷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鼓掌，口号）决定由黄永胜同志担任总参謀长。（鼓掌，口号）决定由温玉成副总长兼北京的卫戍司令。（鼓掌，口号）

同志們，生活就是矛盾，生活就是斗争。发展总是通过矛盾的斗争向前发展的。所以，我們要看到这不是很稀奇的事情。我們当然希望沒有矛盾，然而，矛盾是事物的客观規律。过去、現在、将来永远都不能消除矛盾，永远也躲避不开矛盾的。而矛盾只有通过斗争来解决。另一方面，我們党尽量地使矛盾不变为严重的那种矛盾，使它不成为严重的情况。尽量希望我們的同志不犯錯誤、少犯錯誤、不犯大錯

誤；盡量希望我們的同志，能夠更多地工作，好好地工作。這一個願望是過去、現在毛主席一貫的思想，是一貫的對干部的關心。我們大家就是這麼一個心情，希望不要出事，希望少出事，希望不出大的事。這是我們的心情，我們的願望。可是客觀的規律總是矛盾的，總要出事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所以，我們只有面對着客觀，面對着現實，不隱藏矛盾，揭露矛盾，來解決矛盾。膿疱只好讓它穿透，紙裏面的火總是包不住的。因此，我們只有面對現實，來解決它。

楊成武的錯誤，主要是山頭主義，兩面派和曲解馬克思主義。山頭主義、個人主義、小團體主義、宗派主義、派性，這些是屬於同類的東西，雖然不是完全相同，但是，它們是同類。名詞不同，意思也略有出入，範圍也略有差別，但本質上是相同

的。它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同共产主义是不相容的，同共产党的党性是不相容的，同党的团结是不相容的，它是反共产主义的，反党的，破坏团结的。这种思想增长一分，共产主义就减少一分，党的团结就减少一分，我们的力量就瓦解一分。而我们要想加强共产主义，加强党性，加强党的战斗力，加强党的团结，就一定要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派性、个人利己主义、个人野心家。（口号）共产主义同这一些落后的思想，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这些落后思想是尖锐的、直接地对立。这种落后的思想多一分，进步的思想就少一分，落后的思想多一分，我们的事业受损害就大一分。整个的共产主义可以概括为破私立公，共产主义的理论很多，很多，但

是，基本上概括为立公破私。而这些落后思想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根本相反的。而这种思想就一定引起各种各样的落后行为，叛党的行为，叛变的行为，损害革命的行为。有的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有的把这种可能性隐藏着，还没有变为现实。

楊成武他只相信他一小撮人，同他关系密切的人，而不相信别的人。这个同中国革命胜利事实相违背的，解放战争的胜利，最后一个时期，是几个野战军嘛，四个野战军嘛，晋察冀也是解放军的一部分，他（指楊）仅仅是晋察冀里面的一部分，第一分区是一部分，其他还有三个分区三个部分。当然就老底子讲，晋察冀的基础是一一五师的这些干部。可是一一五师的干部在这个地区只放下四分之一，还有四分之三不在这个地区。之后四个野战军，有的有晋察冀的，有的没有晋察冀的，有的有一分区的，

有的沒有一分区的。他只用他那一伙子人，而对其他的采取排挤的态度。如果要按照他的一套，那我們就要把吳法宪拿掉，把謝富治拿掉，把許世友拿掉，把韓先楚拿掉。逐漸发展起来，与他相同地位的这些人，黄永胜、陈錫联、楊德志那就都会被排挤。所以我們選擇了不能采取他的作法。第一，他是不对的；第二，他是少数，而其他的是多数，其他的是对的。所以权衡两个方面，我們只有采取不是打倒別人。就是把他打倒的作法。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等，在历史上历来是对我們党的事业起破坏作用的。凡是这种东西泛滥的时候，抬头的时候，党的事业就受損失；凡是毛主席的思想、馬克思主义的思想占优势的时候，那我們的战斗力就加强，我們的力量就大。为了革命的事业，为了党的利益，所以我們坚决反对这种思潮，反对

这种落后的意識形态。凡是搞这种思想、这种行为的人，都是沒有好下場的。張国燾垮了，王明这个教条主义派垮了，刘少奇的叛徒集团垮了，彭真是水潑不进的北京市这一摊子也垮了。賀龙在去年八月以后展开全軍的大夺权，想“打倒一切”，就是用他們那一伙子，或者被他們拉过去的这些人，最后也一个个垮了。而邓小平把持書記处，想搞独立王国，主席一再批評点名，他不改正，他也垮了。所以，搞山头的人都沒有好下場的。头一条不利于革命，其次对他自己也沒有好下場。因为共产主义、大公、党性，这是无产階級的思想，无产階級的道路，是无产階級这个階級特有的、而为别的階級所沒有的独特的一种政治品質。别的階級恰恰同这个原則相反，而我們是无产階級的党，无产階級利益的代表者，共产主义是我們的奋斗目标。

标。因此，我們不能够采取那种落后的思想、形态。所以我們主席历来就反对这个东西。这种山头主义，实际上是放大的个人主义，膨胀了的个人主义。表面上他顧他那一伙，实际他是个人主义，利用那一伙。山头主义就会把我們党的政权、階級的政权变为个人的政权，变为一个宗派的政权，变为資产階級政权，变为鎮压无产階級的政权。因此，我們應該非常警惕的避免这种錯誤。（口号）

我們一方面要反对这种山头主义，反对楊成武的这种山头主义；另方面我們要注意两点：一点、注意不要因为反楊成武而变成反楊成武底下的一切人，認識他的人，同他工作过的人和拥护过他的人。这种一起工作、認識、拥护，是当时的历史条件而不由个人决定的。并且他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打着毛主席的招牌，人家也

不容易認識他这种个人主义的野心，是很容易蒙蔽人的。所以，我們繼續相信那些参加革命，过去在他底下工作过的所有的同志。除非是把这个问题已經講清楚了，还不同他划清界限，还跟他走，只有这种人我們不能信任。經過打了招呼之后，能够摆脱同他的关系，站在毛主席的旗帜下，站在毛主席的司令部来，这种人，我們是一百个放心的信任他們。所以，我們不能因为这一个問題，打击这些与他同过事，拥护过他的人。而要观察他今后是不是在思想上能不能接受中央这个决定。还拥护他，那这种人我們就不能信任。（口号）这是第一点要注意的。第二点就是过去在总参或者在总参以外，被楊成武反对过的，譬如象王尚荣、雷英夫、張爱萍等等，他們有自己的賬，当时，反对他們，批判他們，是做得对的，是党领导的，党批准



的，中央批准的。王尚荣、雷英夫是贺龙的人，是全面夺权的组成部分，夺总参的权，夺后勤的权，夺空军的权，夺海军的权，以及还有其它的地方，工程兵的权，我一下子记不起。反正，那一个斗争是一个正确的斗争，是把贺龙这个叛军反党的野心家暴露了，把他的这些爪牙揪出来了，这个还是对的。揭露了许多严重事实。这些人不能因为这件事来翻天的。又譬如批判了撤销了王力、关锋、戚本禹，这绝不等于说，“二月逆流”这些人可以翻天。当时，反对“二月逆流”，这是文化革命中间一个重要的斗争，是一个正确的斗争。打倒这些“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等等是必要的。不能因为这个事情来翻天。（口号）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即是山头主义要反对。

再一个就是杨成武政治品质很坏，